

志工讀書會談 《六月鳳凰花》

文·圖／陳麗如 國立台灣文學館志工

編按：本文作者麗如，經常穿梭在館內為觀眾導覽解說，她也擅長用「筆」說故事，近月甫完成以台灣文學館古蹟建築為創作主題的圖畫書《六月鳳凰花》及論文研究。本期藉麗如為志工讀書會講課的機緣，邀請她撰文分享如何將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館舍構思出以「人」為敘事的架構，帶領讀者關照及認識百年來生命的變化。

層層圓拱迴廊產生了景深，窗外斜照陽光灑落光影，展場燈光亮起，啟動一天的開始，一座聳立近一世紀的建築物，安靜觀看著每天進出的人群；曾經歷不同的生命階段，看盡環境的變遷與興衰，現為台灣文學館的這座古蹟就在我們生活的周遭，「他」會有甚麼想要表達的思想與感受？而我們面對「他」時又能了解多少？每當穿梭於展場時，總會興起如何運用歷史背景再結合故事來介紹這座建築物，讓民眾與孩童可藉由不同媒材的呈現對古蹟產生興趣，進而見證歷史的存在。心想使用圖文模式或可讓閱讀者對於台南州廳有基礎概念，故有了想要創作圖畫書，藉以敘說這棟日治時期建築物與人之間的故事。

圖畫書就是繪本，是一種視覺傳達的綜合藝術。而創作者藉由圖文創作中演化出更深層的訊息，觀看圖畫書時即會對觀看者產生效應，圖畫書最吸引人的功能就是「敘事」，也就是說故事，透過故事裡相互間的象徵意義傳遞作者想表達的深層隱喻。

創作緣起：記憶中的台南州廳

對於台南州廳最初的印象是從母親口中得知，當年外祖父曾經在州廳工作，現今憶起母親訴說此事時，眼裡還閃爍著對外祖父崇拜的光彩，而公學校畢業的父親對州廳卻顯出截然不同的反應，對父親而言，那是個不得進入與靠近的「禁地」，也是當時一

般台灣民眾對州廳的印象，如同警察「大人」在民眾心中的概念與感受，所以在思考這本圖畫書的架構時，刻意將當年父親對於州廳的印象及概念植入，以父親的生長背景為基礎，虛構一位7歲的小男孩與州廳之間的相識到彼此互相關懷，「阿俊」就是我父親的化身，一個歷經幼小喪父、躲避空襲、為了生計打拚的台灣人民，跨越不同體制時代的長者角度敘述著對州廳的情感與環境變遷的感受，也希望為圖畫書注入關懷土地的主題。

在這本圖畫書創作歷程中，故事的編撰部分耗費多時，如何將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館舍創建出以「人」為故事的架構，將硬體的古蹟建築物注入生命，如同看待祖父輩的親人般，關照其生命的變化，用不同視角關注其周遭景象，故事主角的「他」也因此有著因為時局、環境變異而產生深層內外的變化。

此次在圖畫書創作前置研究時使用歷史資料蒐集歸納分析，從描述日治時期舊建築的文獻資料中了解台南州廳的歷史，台灣文學館的再生、利用，從歷史觀點引述州廳背景、人文環境的變遷，以及州廳建築進入新的生命開端，成為了國立台灣文學館等等不同時期的轉變。

筆者也利用相片紀錄的方式，對台南州廳做舊有資料進行統整，分析州廳的改變及現況；並至現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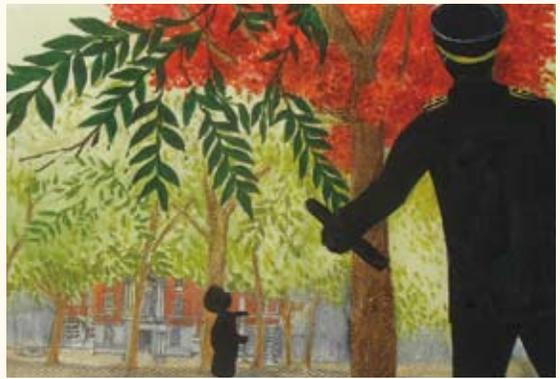
速寫手繪稿的方式記錄顏色、空間，模擬現場的氛圍進而創造故事中的場景、聚焦、角色、主軸等重要架構。台文館的常設展、特展，參觀民眾與館內形成的氛圍，兒童書房的使用情況等都是紀錄的重點。

圖畫的「生產」過程

在故事的基礎架構中，筆者先置入「人物」、「空間」、「時間」、「情節」，然後進入文字腳本的撰寫，再進入繪圖部分，分鏡圖初稿繪製後再產生作品呈現。

故事中「人物」的設定，即日治時期1929年出生的「阿俊」是台灣百年進程的化身，是經歷兩個政權、兩種語言、兩種截然不同生活型態的台灣人民，阿俊選擇以熱愛自己土地為基礎關照生活周遭，如同關心近百年歷史的州廳。與州廳同齡，1916年出生的年輕日本警察「他」是州廳的擬人化主角，故事發展中特意將州廳賦予生命，「他」有想法，也很認命又努力生活，對阿俊總有一份關懷，在僵化的體制中也會想著自己的朋友，如同一座無法開口說話的古蹟，只能屹立在此默默承受人們對他的作為，甚至是拆除的命運，或是最後可能成為廢棄物，但是曾經存在這個空間與為這個環境的付出是不容抹滅的事實。「鳳凰樹」是故事中重要的記憶匣，當鳳凰花開時有太多的想像與湧現的記憶及印象，是學子離校展開旅程的端點，如同變成台文館的州廳重新開始自己的新生命，也是與人互動的開始。

整個故事的「空間」設定於州廳及圓環中的（大正）石像公園，「時間」則橫跨近百年，產生時間軸的橫向移動，利用歷史陳述演變發展出故事結構，在不同時代變遷下生活方式及城市發



巨大建築物正從樹梢間火紅的花朵上穿透而出。我正被眼前的景象吸引時。

突然間，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輕男子走過來，對著我大聲說：「喂！你在這做什麼？這裡是不可以隨便進出的。」

我被眼前這位男子嚴厲的口氣驚嚇，趕緊回答：「啊！對不起！我不知不覺沒注意就越走越靠近了……」我嚇得快哭出來了。

男子看了我一眼說：「喂！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呢？」

我眼睛直直盯著白色制服，不敢遲疑趕緊回答：「大人；我叫阿俊，今年7歲。」

「那你知道這棵樹是什麼樹嗎？」男子伸出手指著眼前的一棵大樹問著。

「我……我不知道。」

「那棵樹是鳳凰樹，正開著艷紅的花朵，真的好美啊！」他語氣漸漸轉為溫和眼神在瞬間也變得柔和。

順著他的指引我再次抬起頭，那如火般跳動的花朵正隨著夏日的微風輕輕搖晃著。

——第一次相逢，《六月鳳凰花》圖畫書，2014，頁7。

構圖：公園內樹林為背景，小男孩抬頭看樹，前景是日本警察正看著小男孩，形成巨大的大人背景和弱小的孩子，穿越樹間又出現州廳部分身影，近景和中景造成視覺大反差。色彩：主要人物以黑色剪影，中景是火紅鳳凰花、綠葉和黃綠色樹林，遠景是紅磚色州廳，形成一幅色彩鮮豔的畫面。媒材：日本水彩紙·透明水彩·色鉛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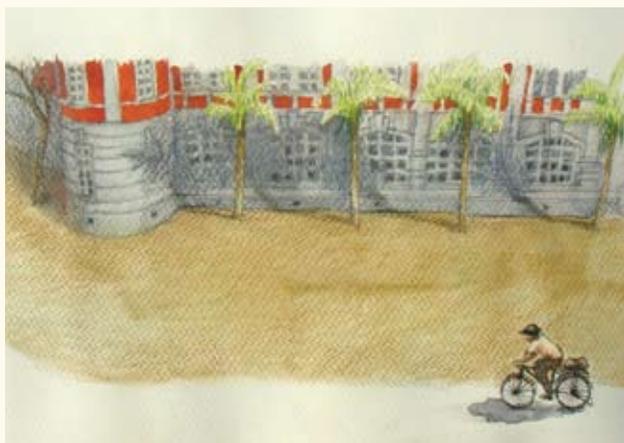
展，及州廳大事紀年譜，在歷史事件中尋找故事脈絡結構成為故事基礎概念延伸，歷史時間軸影響州廳的各個不同時期變化，包含其使用方式。

圖畫書中「阿俊」與「他」，第一次相遇是在石像公園內的鳳凰樹下，7歲的阿俊被艷紅的鳳凰花吸引而停留，然「他」也正看到美麗的鳳凰花而軟化了嚴肅的外表，在相遇後卻讓阿俊對州廳開始產生好奇，但隨著時空轉變，日本戰敗後台灣進入另一階段，「他」已經蒙上塵灰無所適從，在軍政時期「他」的身分轉換成軍人，繼續為人民工作，市政府時期「他」又搖身一變成為身著土黃色中山裝的公務員，阿俊覺得「他」的改變令自己無法接受，但也無可奈何。

市政府建物老舊毀損嚴重，也曾面臨拆除的危機，「他」也曾經失望哀傷甚至失去生機，幸好在

眾人的保護下終於以重生的面貌迎向世人，阿俊替「他」感到高興，新生命再利用已經讓「他」又有了不同方向，也了解成為一座全民的博物館必須肩負的責任與任務，十年足以成長成熟，豐富的館藏、出版品也令「他」興奮及憧憬，而阿俊關懷老朋友，還帶著新世紀出生的孫子與「他」見面，也象徵世代的接替與傳承。

選用了「第一次相逢」的圖畫為封面，因阿俊與「他」相逢正是鳳凰花開時，兩個不同年齡的人卻在同一地方同時被艷紅的花朵吸引而駐足於此，聯繫兩人間無形的細線是鳳凰花，每年都按時開著火紅花朵，令阿俊時常憶起當年的景象，也關心著一位歷盡風霜的老友。畫面中凸顯巨大的殖民地主導者與纖弱的被殖民者，大小、高度的反差，象徵無力反駁的哀傷。



構圖：刻意以俯視角度，大片留白在州廳與阿俊之間，形成一個強烈距離的拉鋸。
色彩：淺米色的底色、灰階及紅磚的州廳、土色的地板。

我抬頭拿工具時卻瞥見當年偶遇的白制服男子，他似乎已經不記得我了，從他的身後穿越，我看到了州廳的內部，我看得正出神時……

「螺絲起子！」

我在驚慌中趕緊遞上工具，讓我的初次探視州廳內部留下了殘缺印象，我低下頭時也看見了我指甲縫中的黑線，『黑手』與白制服形成強烈的對比，突然間在他眼裡閃過一抹熟識的眼神，此刻高掛的豔陽也抵不過我炙熱的臉龐了。

——重逢，《六月鳳凰花》圖畫書，2014，頁11。

小結：傳承古蹟的生命體

當我們在踏查尋訪古蹟的行程裡，透過編織及建構與歷史交會的故事，除了發揮想像空間外，也可讓古蹟呈現亮麗色彩，讓歷史成為充滿生命與動人的畫面。圖畫書中可讓觀看者注入不同思維，人文關懷、土地生命。古蹟是一個充滿歷史及生命故事情境的時空場域，土地建構了人類生活的一切，古蹟是歷史的見證，也是生活的軌跡。藉由故事中多重視野所展現的多元面相，不僅可豐沛觀看者的生命，讓觀看者觸及更多視角，對於與我們共存在此環境的古蹟產生興趣而以尊重的態度面對。

身為一位藝術創作者，在構思故事到作品完成的過程中，從探索歷史事件、逐步建構故事概況，過程中也曾中斷停滯，而在創造州廳擬人法的過程中幸由前故事志工伶黛提出了不同的思維線索，突

破了既定的禁錮才讓我破繭而出，重新定位，但也因經歷父喪而裹足不前，在種種內外交雜煎熬下完成了這本圖畫書創作。每個人都會老逝，但如同圖畫書中「阿俊」所言：「或許我的青春已逝、容顏已老；但是我會獻上最深層的祝福給予一位佇立近一世紀的朋友」，因此當阿俊離開時有孫子接續與傳承，而經歷重生後的古蹟則會因世代接替傳承而延續生命，這也是創造故事時想表達的深層意涵。《六月鳳凰花》透過台灣文學館的古蹟建築，希望讓孩子們有機會看見以文學和在地歷史架構所創造的圖畫世界。台灣各地有很多豐富的古蹟，期待未來有更多以敘事方式建構創造出獨特的生命故事，傳承古蹟的生命體，為其注入另一新的生命元素，豐富及開拓不同層次古蹟生命的新視界。✎



構圖：以正立面的視角拉開拱門，迴廊內一口門，代表未來的空間，阿俊帶著孫子直往前行走。
色彩：紅磚的拱門迴廊，穿透內部的亮度迴廊內，黑色剪影。

我時常去找他，每次見到他時總令我驚豔，雖然他一直在變化，但是卻讓我感到欣慰。

我帶著7歲的孫子去看他，我覺得他的面容愈見得豐腴愈見得容光煥發。我問他是什麼原因讓他愈年輕呢？

他說：「我現在就像一個新生的樹苗，一直努力地吸收養分成長；身為一個博物館，館藏是我的重要糧食，那麼多的文學家的作品、手稿、物品……需要找到一個適合典藏的地方，很高興我能提供場地讓他們找到新家。」

——再出發，《六月鳳凰花》圖畫書，2014，頁35。